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玉壺清話 第四卷

王師伐蜀，孟昶出兵拒之，其勢既蹙，始肯齎表詣王全斌請降。即奉其母逮官屬沿峽流而下，至江陵，上遣使厚勞之，別賜茶藥慰其母。手詔止曰：「國母李氏有賢識，昶在國或縱侈過度，往往詬撻於庭。」有司候昶至闕，令衛壁俘獻於太廟，一切罷之。車駕親勞於近郊。止令素服待罪於兩觀之下，御崇元殿備禮見之。預詔有司，直右掖門東葺大第五百楹，什用器皿悉賜焉。封昶為中書令、秦國公，給巨鎮節俸。拜命六日而卒，年四十七。發哀，奠贈視三公之秩。初，其母才至闕，上以禁輿肩至宮廷，嬪御扶掖，親酌酒飲之，曰：「母但寬中，勿念鄉土，異日必送母歸蜀。」母奏曰：「妾家本太原，若許送妾還並門，死亦心足。」時晉壘未平，太祖聞吉讖，大喜曰：「俟平劉鈞，立送母歸，必如所願。」因厚賜之。後昶卒，母亦不哭，以酒酹地曰：「爾倉生失理，不能納疆於真主，又不能死社稷，實誰咎乎吾以汝在，所以忍死至今，汝既死，吾安藉其生耶？」遂不食，數日而卒。蜀州青城民王小波為亂，小波死，又推其妻弟李順為賊首，帥餘黨蟻聚萬餘人，兩川大擾。張諫議雍知梓州，雍生於河朔極邊，素諳守禦之法，練士卒三千人，輦綿州金帛實其帑，又募勇卒千餘人守城，設炮竿飛矢石。創械具才備，賊果至，大設衝梯火車，晝夜力攻。在圍八十日，張守設方略，立於矢石，告眾曰：「勉力無自墮，萬一城破，先梟吾首獻賊，以贖汝命。吾已飛檄帥張求援兵，不久必至。」翌日，果王繼恩分兵來援，賊方潰。詔嘉美。咸平中，拜禮部侍郎、鹽鐵使，不得台省之體，齷齪無圓機，三司簿領置案前，曰：「急，急中急。」上聞之，笑曰：「雍之俗狀，殆至於此。」命王嗣宗代之。

戚密學綸初筮仕知太和縣。裡欲險悍，喜構虛訟。公至，以術漸摩。先設巨械，嚴固狴牢，其箠梃絙索，比他邑數倍，民已悚駭。次作《論民詩》五十絕，不事風雅，皆流欲易曉之語，俾之諷詠，以申規警。立限曰：「諷誦半年，頑心不悛，一以苛法治之。」果因此詩，獄訟大減。其詩有云：「文契多欺歲月深，便將疆界漸相侵。官中驗出虛兼實，枷鎖鞭笞痛不禁。」大率類此，江南往往有本。每當歲時，與囚約曰：「放汝暫歸祀其先，櫛沐蟻蟲。」民感其惠，皆及期而還，無敢違者。

朱台符，眉州人。俊邁敏博，少有賦名，與同輩課試，以尺度其晷，台符八寸而一賦已就。凡有所作文字，其雕篆皆類於賦，章疏、歌曲亦然。河西作梗，因上封事，其略曰：「且夫結之恩者，彼必懷之；示之以威者，彼必畏之。若爾，則所謂繼遷者，自當革心而束手，款塞而旋庭矣。」又嘗為數闕，其略曰：「歌過雲兮慘容色，舞回風兮腰一搦。」又曰：「顰金而翠黛難成，望極而烏雲易散。當本深心兮牡丹，期到如今兮賜冰頰扇。」鄉人田錫嘗曰：「朱拱正一闕乃《閨怨賦》一首，只少原夫。」

孫漢公何擢甲科，與丁相並譽於場屋，時號「孫、丁」。為右司諫，以彈奏諫望，疏議剛鯁。知制誥，掌三班。素近視，每上殿進札子，多宿誦精熟，以合奏牘。忽一日，飄牘委地四散，俯拾零亂倒錯，合奏不同，上頗訝之。俄而倉皇失措，墜笏於地。有司以失儀請劾，上釋而不問。因感恙，抱病乞分務西雒。不允，遣太醫診視，令加針灸。公性稟素剛，對太醫曰：「稟父母完膚，自失護養，致生疾疹，反以針艾破之，況生死有數，苟攻之不癒，吾豈甘為強死鬼耶？」遂不起。

謝史館泌，解國學舉人，黜落甚眾。群言沸搖，懷璧以伺其出。公知，潛由他途投史館避宿數日。太宗聞之，笑謂左右曰：「泌職在考校，豈敢濫收小人不自揣分，反怨主司。然固須避防。」又問曰：「何官職驕導雄偉，都人斂避？」左右奏曰：「惟台省知難，呵擁難近。」遂授知難，以避擲璧之患。公深慕虛元，樸素恬簡。病革，衣羽衣，焚香端坐而逝，首不少欷。

楊大年二十一歲為光祿丞，賜及第。太宗極稱愛。三月，後苑曲宴，未貼職不得預，公以詩貽館中諸公，曰：「聞戴宮花滿鬢紅，上林絲管侍重瞳。蓬萊咫尺無因到，始信仙凡迥不同。」諸公不敢匿，即時進呈。上訝有司不即召，左右以未貼職為封，即日直集賢院，免謝，令預曲宴。後修《冊府元龜》，王相欽若總其事，詞臣二十八人分撰篇序。下詔，須經楊億刪定，方許用之。大年祖文逸，偽唐玉山令。大年將生，一道士展刺來謁，自稱懷玉山人，冠褐秀爽，斯須遽失，公遂生。後至三十七，為學士，晝寐於玉堂，忽自夢一道士來謁，亦稱懷玉山故人，坐定，袖中出一誥牒，曰：「內翰加官。」取閱之，其榜上草寫「三十七」字，大年夢中頗驚曰：「得非數乎？」道士微笑。又曰：「許添乎？」道士點頭。夢中命筆，止添一點為「四十七」。至其數，果卒。

李密學濬與李昌武宗諤同宗同歲月，後一日而生。二人者，平生要戚舒慘，一無不同。及昌武死，濬亦後一日卒。昌武，即司空昉第三子。在玉堂，真宗召公同丁晉公侍宴玉宸殿，上曰：「朕常思國朝將相之家，世緒不墜，相惟昉、將惟曹彬爾。聞卿家尤更雍睦有法，朕繼二聖基業，亦如卿家保守門閭。」祥符五年，同丁相迎真宗聖像，為迎奉副使。公歸，上因幸玉堂，及問途中之事。因奏曰：「汴渠流屍，蔽河而下，暴露灘渚，魚鳥恣啖。」上聞之，惻然嗟念，因而遂御制《汴水發願文》，敕守臣勒石於津亭。歲給錢百緡，修釋道齋醮各七日，為之懺滌。每一屍，官給籩箪三片，錢一鑊，置酒紙脯膳，即令收瘞，永為著式。御制略云：「嗟乎！灘磧之上，競食者烏鳶；島渚之間，爭餐者魚鱉。汝等孽非他速，殃盡自貽，仕宦者怙勢以凌民，為民者欺心而冒法。願汝等仗茲沆滌，各遂超騰，悟諸佛本空之原，體太上真靈之理。」

景德初，北戎請盟，欲撰答書，久亡體制。時趙文安定安仁為學士，獨記太祖朝書札規式。詔撰之。及修明講好之制，深體輕重，朝論美之。時虜使韓杞得，始修聘好，獷悍無檢，命公接伴，公旋教覲見之儀，方漸馴擾。及將辭，嫌服太長，步武紮足，復欲左衽，公戒之曰：「君將升殿受還書，去天顏咫尺，可乎？」剛折之，才不敢。明年，虜選姚宋之，翹翹者也。至闕，復接伴。東之者，輕縱逞辨，坐則談兵。公徐曰：「君號多聞者，豈不聞兵者不祥之器，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得已之時也，二國始以禮儀修好，非君所談之事。」方此少戢，酬對得體。遂參祥符二政，拜宗正卿，掌玉牒屬籍。國初，梁周翰創宗籍之制，不便宮邸。公裁酌得宜，又造《仙源積慶圖》，盡列長幼親屬之目，以進於便坐張之，為盛事。

真宗為開封尹，呼通衢中鐵盤市卜一瞽者，令張耆、夏守贊、楊崇勛左右數輩揣聽聲音，因以為娛，或中或否。獨相王繼忠，瞽者駭之，曰：「此人可訝，半生食漢祿，半身食胡祿。」真宗笑而遣去。繼忠後為觀察使、高陽總管。咸平六年，虜寇望都，與虜酣戰，至乙夜，戎騎合圍數十重，徐戰徐行，旋傍西山而遁，至白城，陷虜。上聞之，甚嗟悼，皆謂即沒。景德初，戎人乞和，繼忠與撰奏章，而勸諷誘掖，大有力焉。朝廷方知其存。後每歲遣使，真宗手封御帶藥茗以賜焉。繼忠服漢章，南望天關，稱「未死臣」，哭拜不起，問聖體起居，不避虜嫌。以其德儀雄美，虜以女妻之，偽封吳王，改姓耶律。卒於虜，人謂陷蕃王氏也。

戴恩為御龍弓箭直都虞侯。一日，西蜀進青龍城道觀《長壽仙人圖》，其本吳道元之跡。太宗閱之，酷尚戴恩，又恐所見有殊，亟召數班軍校近侍內臣遍示之，曰：「汝輩且道此圖似何人？」群口合奏曰：「似戴恩。」上笑而異之，因是進用。後建寧遠軍節，舉朝止呼戴長壽。

真宗車駕巡師大名，王雜端濟為鎮倅。調丁夫十五萬修黃、汴河。濟以調役廣勞民，乞徐圖之。詔往經度，遂減十萬。張劉賢相請令濟立狀保河不決。奏曰：「河之決，係陰陽災沴，責在調元者。和陰陽，弭災沴，為國致太平，河豈有決乎臣乞先令宰臣立一保狀，天下太平，然後臣以族人狀，保河不決。」丞相曰：「今非太平耶？」濟對曰：「北有胡寇，西有賊遷，關右、兩河，歲被侵擾，臣敢謂未也。」上動容，留之間以邊計，數奏可採，後知河中府。車輅幸澶淵，虜騎旁侵，詔沿河斷橋樑，毀舟舫，緩者以軍律論。濟馳飛奏曰：「陝西關防天設，其數十萬斛以河為載，若用小舟，沉覆必矣，此誠可惜。所斷梁之議，搖動民心，尤宜寢罷。」真宗悟其議，立弭之。

張乖崖性剛多躁，蜀中盛暑食餛飩，項巾之帶屢垂於碗，手約之頗煩，急取巾投器中曰：「但請吃。」因舍匕而起。少年慷慨，學擊劍，喜立奇節，謂友人曰：「張詠賴生明時，讀典墳自律，不爾則為何等人耶？」李順之亂，益州大將王繼恩、上官正輩頓師逗留不進。公激使行，盛陳供帳，郊辭以餞之。酒酣，舉爵謂軍校曰：「爾曹蒙國厚恩，無以塞責，此行勉力平蕩寇壘。」以手指其地曰：「若師老日曠，即爾輩死所也。」徐謂繼恩曰：「朝廷始若許僕參後騎，豈至今日醜賊以啖師久矣！」自是士氣振振，

獲捷而還。

王元之禹偁嘗作《三黜賦》以見志。初為司諫、知制誥，疏雪徐鉉，貶商州團練副使。方召歸為學士，坐為孝章皇后遷梓宮於燕國長公主之第，群臣不成服，元之私語賓友曰：「後嘗母儀天下，當奉舊典。」坐訕謗，出守滁州。方召還，知制誥，撰太祖徽號、玉冊，語涉輕誣，會時相不悅，密奏黜黃州。泊近郊將行，時蘇易簡內翰榜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五十三人，奏曰：「禹偁禁林宿儒，累為遷客，漂泊可念，臣欲令榜下諸生罷期集，綴馬送於郊。」奏可之。至日行，送過四短亭，諸生拜別於官橋。元之口占一闕，付狀元曰：「為我深謝蘇公，偶不暇取筆硯。」其詩云：「綴行相送我何榮，老鶴乘軒愧谷鶯。三入承明不知舉，看人門下放諸生。」時交親縱深密者，循時好惡，不敢私近，惟竇元賓執其手泣於閤門曰：「天乎，得非命歟？」公後以詩謝，略云：「惟有南宮竇員外，為餘垂淚閤門前。」至郡未幾，忽二虎鬥於郡境，一死之，食殆半；群雞夜鳴；冬雷雨雹。詔內臣乘驛勞之。命設禳謝，司天奏：「守土者當其咎。」即命徙轡。上表略曰：「宣至鬼神之間，不望生還；茂陵封禪之文，止期生後。」上覽曰：「噫，禹偁其亡乎？」御袖掩涕。至郡，逾月果卒。嘗詩宴瓊林，太宗獨召至御榻，面誡之曰：「卿聰明，文章在有唐不下韓、柳之列，但剛不容物，人多沮卿，使朕難庇。」禹偁泣拜，書紳而謝。

太宗嘗謂侍臣曰：「朕欲以皇王之道御圖，愧無稽古深學。舊有《御覽》，但記分門事類，繁碎難檢。令諫臣以治亂興亡急要寫置一屏，欲常在目。」時知雜田錫奏曰：「皇王之道，微妙曠闊，今且取軍國要機二事以行之。師平太原，逮茲二載，未賞軍功，願因郊籍，議功酬之；乞罷交州之兵，免驅生靈為瘴嶺之鬼。此二者，雖不係皇王之治，陛下宜念之。」上嘉納，曰：「錫真得鯁直之體，而此尤難為答。」趙普當國，錫謁於中書，白曰「公以元勳當國，宜事損斂。有司群臣書奏，盡必先經中書，非尊王之體也。諫官章疏，令閤門填狀，大弱台諫之風，尤為不可。」普引咎正容厚謝，皆罷之。錫將卒，自草遺表，猶勸上以慈儉納諫為意，絕無私情。上厚恤之。

李丞相穀與韓熙載少同硯席，分攜結約於河梁，曰：「各以才命選其主。」廣順中，穀仕周為中書侍郎、平章事；熙載事江南李先主為光政殿學士承旨。二公書問不絕，熙載戲貽穀書曰：「江南果相我，長驅以定中原。」穀答熙載云：「中原苟相我，下江南如探囊中物爾。」後果作相，親徵江南，賴熙載卒已數歲。先是，朝廷遣陶穀使江南，以假書為名，實使覘之。李相密遣熙載書曰：「吾之名從五柳公，驕而喜奉，宜善待之。」至，果爾容色凜然，崖岸高峻，燕席談笑，未嘗啟齒。熙載謂所親曰：「吾輩綿歷久矣，豈煩至是耶觀秀實公非端介正人，其守可穰，諸君請觀。」因令宿留，俟寫《六朝書》畢。館泊半年，熙載遣歌人秦弱蘭者，詐為驛卒之女以中之。弊衣竹釵，且暮擁帚灑掃驛庭。蘭之容止，宮掖殆無。五柳乘隙因詢其跡，蘭曰：「妾不幸夫亡無歸，托身父母，即守驛翁嫗是也。」情既瀆，失慎獨之戒。將行翌日，又以一闕贈之。後數日，宴於澄心堂，李中主命玻璃巨鍾滿酌之，穀毅然不顧，威不少霽。出蘭於席，歌前闕以侑之，穀慚笑捧腹，簪珥幾委，不敢不釀。釀罷復灌，幾類漏卮，倒載吐茵，尚未許罷。後大為主禮所薄，還朝日，止遣數小吏攜壺漿薄餞於郊。迨歸京，鸞膠之曲之喧，陶因是竟不大用。其詞《春光好》云：「好因緣，惡因緣，奈何天，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，琵琶撥盡相思調，知音少。待得鸞膠續斷弦，是何年？」